

铜锣知道(小说)

□ 蒋静波

断水第五日,储水罄尽的百姓开始剜苔藓、舔墙根的露水,甚至有人饮猪尿、榨马粪汁解渴。整座城笼罩在干裂的寂静里,连鸦雀都没了影。

贼寇围城,久攻不下,就截断了河的上游。这是流经该城唯一的河,城里的饮用水全依赖于它。连续晴天,河底卵石泛白,鱼虾腐臭,水草枯黄。

贼寇在城下放话:看谁熬得住!

江鏊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喉头灼痛如炭火。他不惧刀剑,不畏攻城,唯独这无声的枯竭像钝刀割着他的心。

一面挂于城墙的铜锣在烈日下泛着冷光,江鏊握了握放在铜锣边的锣锤。他曾对官兵说过,若贼寇来犯,他必亲手捶锣,定教锣声响彻天地,可如今……它只能沉默地映着一城的焦灼。

江鏊的性子如铜锣一般,遇事藏不住,总要铮铮作响。母亲曾说,江鏊一周岁时抓周,面对着桌上的算盘、书籍、笔墨、宝剑、糕点等物,他一个也不抓,却指着墙上的一面铜锣,咿呀地叫。父亲只好将铜锣取下放在桌上,他手脚并用,铜锣响个不停。母亲笑问:我儿为啥偏抓铜锣?父亲摇头道:只有铜锣知道。

江鏊任大理寺左丞期间,欲劾奏某位权臣。朋友得知后相劝:主动去得罪权势滔天之人,怕凶多吉少。他不听,说:我情愿死,也得发出声音。果然,他因此遭廷杖八十,臀股溃烂,血肉模糊,但仍咬着牙关。他随之被贬至偏远的广西桂林府,后调任四川重庆府。依旧不改其性,直言不讳,行事果决。每到一地,竭尽全力,简明法令,整饬风气,深得百姓拥戴。

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赏拔敢于直谏的忠臣,江鏊升任云南按察司副使。到任才几个月,就遭此等危急。江鏊虽为文官,却喜读兵书,通晓兵法,便主动请缨办防城也。

没有水,如何办?江鏊立于铜锣前,召集众官商议,一片默然。毕竟,谁也不能变出水来。

有风吹过,铜锣发出轻鸣,似在低语着什么。江鏊望着铜锣,突然想起童年时父亲帮邻居探井,将铜锣平扣于地,耳贴锣心,忽而眉梢一展:此处有水!又敲了敲铜锣:地脉似人经络,水声再细,铜锣也能听见。

江鏊猛然转身,对府役说:快将铜锣取来。又吩咐几位军卒手持镐头,一旁待命。

一位年轻的小吏嘀咕:都这个时候了,要铜锣干什么?

一位老吏摇头叹息:取铜锣何用?眼下该开城求

和,保百姓性命!

江鏊听得分明。他一上任,就向众官表明态度:有话像铜锣一般,不要蒙在心里,望当面敲响,即使说得过分,乃至说错,他绝不生气。如今众官已经习惯,随意说话。

江鏊没有回答。他将铜锣平放于地,铜锣模糊映出他枯瘦的轮廓。他整衣跪地,三叩后,侧耳贴紧锣心,凝神片刻,对府役说:移锣!移了一处,一处,又一处……府役的动作越来越僵硬,他还是耐着性子,不断重复刚才的动作,没有一丝厌烦。

那位老吏对年轻的小吏说:知府的性情好像变了。

江鏊的袍子沾满泥污,膝头磨破渗血,却恍若未觉,只专注挪锣叩听。不久过了多久,终于,他眉毛舒展,站起身来,指着放铜锣之地,叫军卒掘土。

原来是掘井取水哪。众官恍然明白。好多百姓围了上来,满怀希望,眼巴巴望着一锹又一锹的泥土掘出。

现场热闹起来。老人们跪地祈雨,孩童们啼哭讨水,男人们与军卒轮换挖井。

掘了十余丈深,仍不见水。军卒泄气了,坐在地上大口喘气。一个老人哭着说:完了,天意啊。

江鏊说:这不可能,锣铜不会骗我。他整理好衣冠,再次下跪叩拜。顷刻间,有泥浆自井底渗出,人群躁动起来;没过多久,清水汩汩而出,水流渐急,清冽如练。现场发出了嘶吼、狂笑、号啕的声音,这些声音与水花激溅声交织在一起。

很快,人们争相畅饮,都说井水好喝,比那河水还要甘甜。

江鏊对着众人说:不要急,慢慢来,慢慢喝,都有份。

那位老吏恭恭敬敬捧来半碗井水:大人润润喉吧,这铜锣……还有此等妙用。

江鏊笑了:铜锣的作用不只出声,还能勘测地下的泉水。

官兵饱饮后,取井水自城头倾泻而下,地面一片湿润。贼寇见状大惊,只好撤围而去。

百姓将此井命名为“江公井”,井边拴着一面小铜锣,取水者轻抚锣面,铮铮声起,井水涟漪微荡,如铜锣低语。

蒋静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等报刊发表作品200余万字,小小说集《表达方式》《童年花谱》《刘川笔记:旧匪里的东西》先后入选宁波市文联文艺创作重点项目。

父亲的树(散文)

□ 陈熙来

那年,父亲在院里种了一棵梨树。父亲说,这棵树会开很漂亮的花,结很甜的果实,这样家里会花香四溢,会唇齿留香。我知道,父亲很喜欢这棵梨树,他甚至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便是看看梨树有没有长高,有没有生虫。

第二年,有一天我见父亲在院里忙碌,便走了过去,发现他似乎又种了一棵树,但不是我记忆中的梨树。父亲说,这是桃树,桃花盛开的时候就是春天到来的时候,桃树结果的时候可以吃到有饱满汁水的桃子。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了梨树还要种一棵桃树?父亲说梨树长得太慢,要吃果实也太晚,还不如这桃树,长得好,而且桃子比梨甜多了。我能看出,父亲看梨树的眼神里,似乎有些失落。

后来,梨树开花了,洁白的花朵开满了枝丫,让整个家充满着花香的味道。父亲抬头看了一眼,笑了笑说:“难得开花,不过开的始终就是这样。”我看着倾注了父亲心血的梨树,似乎为它感到不值,拼命地生长却还是得不到父亲的认可。很快桃花也开了,父亲轻轻地抚摸着桃树,呢喃着“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我问父亲梨花先开,为何梨花不能看春?父亲说梨

花中看不中用,没有意义。

终于,梨树结果了,我取了一个尝尝,很甜,也很水。我满心欢喜地摘下两个拿给父亲,父亲吃了一口,皱了皱眉,说太酸了,就把梨子扔进了垃圾桶。我愣住了,这是父亲种下梨树时便等待的结果,为何他如今又这么嫌弃。秋风骤起,不少梨树的叶子纷纷落下,悄无声息地落在泥土上,却也如一柄重锤,使劲地砸在我的心里。

又一年,梨树似乎不长了,叶子也没长多少,反倒是桃树,结满了果实。父亲很开心,亲自取了几个桃子送给邻居们,又摘了几个自己品尝了一下,他很满意。可他一抬头,看着空荡荡的梨树,又叹了口气,说道:“这梨树真不争气,也不知道学学桃树。”我看着光秃秃的梨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如果父亲只种梨树,那就好了。父亲啐了一口:“梨,离,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说完,他点上一支烟,就自己看着桃树发呆。

次年,梨树被父亲砍了,只留下了一个树桩。

陈熙来,2001年生,毕业于三亚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现居玉溪。

第13届“书香昆明”好书评选
“云南十大好书”系列书评(之十)治愈,未必需要远行(评论)
——读《昆明城市自然故事——飞羽家族》

□ 陆建树



在当下,焦虑似乎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许多人试图在书籍中寻求慰藉,却往往发现,文字的力量有时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当周修远、廖辰灿主编的《昆明城市自然故事——飞羽家族》(以下简称《飞羽家族》)这本结合了科学观察与诗意叙述的自然笔记出现时,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书籍或许不能完全治愈焦虑,但观鸟,却可能带来心灵的慰藉。

传统的观鸟手册通常专注于物种的识别,提供详细的分类信息和行为特征,但它们很少回答我们“鸟有什么好看的”。《飞羽家族》则另辟蹊径,让每一种鸟都成为昆明的“生态环境讲解员”。书中不仅描绘了普通翠鸟在滇池湿地优雅的舞姿,还有红嘴相思鸟在小区树丛间活泼的身影……让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些“飞羽精灵”的“真实面貌”,并去思索:它们如何在城市中寻得栖息之地,又如何在潜移默化中美化了昆明的生态画卷?

《飞羽家族》在提供鸟类知识的同时,设计了一系列的互动体验。书中的方言俗名释义、趣味贴纸、观鸟tips,都在鼓励读者“走出去”,去社区公园、街角湿地中寻找书本中的鸟类。这种“零距离科普”的理念,将观鸟从一项关于科学的专业爱好转变为一种人人可参与的生活方式。正如一位读者朋友所言:“以往我认为观鸟非得远赴保护区不可,然而这本书却引领我发现,即便是楼下的树丛、街角的湿地,也蕴藏着无数鲜活的故事。”

在都市中,我们习惯将自然等同于遥远的国家公园或原始森林,却忽略了身边的生态微景观。而《飞羽家族》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然诗意,或许并不在遥远的彼岸,就在我们每日匆匆路过的树影斑驳、湿地涟漪中。这种认知的转变,不仅能缓解“自然缺失症”,还能培养一种更可持续的城市生活态度。只要还能注意到一只鸟的飞翔,我们的生活就尚未完全被焦虑吞噬。

《飞羽家族》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一本优秀的科普读物,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对抗现代性焦虑的可能路径。它告诉我们,治愈,未必需要远行,有时只需抬头看看天空,或静听一阵鸟鸣。在飞羽的轨迹中,我们或许能重新找回生活的节奏,发现那些被忙碌掩盖的美好。如果你正被焦虑困扰,不妨带上这本书,走进昆明的某个公园或湿地。你会发现,真正的治愈,不在书页间,而在自然中。

陆建树,中国鸟类学会会员,云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理事,《中国鸟类观察》编辑,《人与自然》杂志签约作者。